

發展需要和法定程序應被尊重

上周日，有數百市民在添馬政府總部門外集會，反對大埔龍尾人造沙灘的興建計劃，相關環保團體揚言將會提出司法覆核，阻止工程動工。

與此同時，新界東北發展規劃亦引起部分當地民衆的異議，反對派議員及環保團體插手其中，甚至提出反對「割地賣港」的政治化口號。

兩個項目，都與本港長遠發展及經濟民生息息相關，受到各方重視是理所當然的；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兩個項目都不是近日才提上議事日程，而是早在多年前已經提出及進行公眾諮詢，何以有不同意見不在較早階段提出，而在「木已成舟」、開工在即的關鍵時刻才突然殺出幾頭「攔路虎」呢？

就以大埔龍尾項目來說，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近日在其網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千里來龍，有緣結穴」的文章，詳細講述了項目制訂的背景和來龍去脈。原來，早於二〇〇〇年初，大埔區議會就率先提出，大埔、沙田及新界北區人口逾一百二十五萬，卻沒有一個適合公眾游泳的沙灘，長達三公里的海岸線多為石灘。政府幾經研究之後，在二

〇〇五年一月把興建龍尾人造沙灘納入優先發展項目，開始就沙灘範圍、改善水質及交通配套等進行設計，先後諮詢區議會十四次，而大埔區議會自己開會討論更達七十次。

而與此同時，政府一方面進行公眾諮詢，一方面按法定程序立憲及分別諮詢環境委員會審閱環評報告、諮詢城規會審閱分區大綱草圖，並提交行政會議及立法會討論及批准。而在這個過程中，工程項目的規模一再作出修改，以減低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此前後十年，走完了所有的法定程序，到今天項目開始動工，卻遭到了環保團體的激烈反對，試問之前所做的工作是不是都白費或毫無意義的呢？如此諮詢機制和法定程序又要來幹什麼？

同樣，規模和性質比大埔龍尾沙灘大得多的新界東北發展規劃，最早提上議事日程可以上溯到港英殖民管治的一九九〇年代，到回歸後的一九九八年更正式納入全港發展策略檢討計劃中，其後因經濟衰退而擱置，直到二〇〇七年特首曾蔭權連任後再度提出發展新界古洞北、粉嶺北和打鼓嶺三個

區域的新界東北發展規劃，二〇〇八年正成立項，展開三個階段的公眾諮詢。

因此，事實擺在眼前，大埔龍尾人造沙灘項目和新界東北發展規劃，並不是空穴來風，更不是隨便提出的「長官意志」，而是經過了長時間反覆醞釀、研究之後才提出的發展規劃，前者有利於優化大埔休閒設施及旅遊景觀，可滿足市民及遊客的需要；而後者連接深圳有利拓展本港生存空間，更好和內地融合，並且增加公私營房屋的土地供應，均是符合本港長遠發展需要和市民整體利益的。而且，兩大項目，從醞釀、立項到諮詢、審議，立憲全部按法規走完了全部法定程序，在法理上也是完備的。

如此一些既符合社會發展、居民利益，亦無違法定程序的大型發展項目，如果動輒可以被阻撓、被司法覆核以至被推翻，試問是社會之福、市民之福和法治之福嗎？前車之鑑，港珠澳大橋工程被阻兩年多，造價上漲六十億，虛耗的不是港人的光陰和納稅人的公帑嗎？龍尾的管海馬、海星無疑是珍貴物種，但可以通過遷移工作保育下來，不應成為阻礙發展和漠視法定程序的理由。

一名執業西醫，因非禮女病人，被香港醫學會永久除牌。

這是本港醫學界一大新聞。

一來，永久除牌，非常罕見，一般違規醫生，最多停牌數月以至一兩年，終身「釘牌」，永不可以再度行醫，無疑等於專業上判了「死刑」。

二來，這名醫生，在法庭上是「打甩」了所有罪名，得以脫身的。

也就是說，這名被控非禮女病人的醫生，在法庭上沒有被判罪，在法律上是「清白之軀」、沒有犯法的；但是，香港醫學會卻把他除牌了，而且是永久除牌，也就是不但認為其人有罪，而且罪行非輕、十分嚴重。

對香港醫學會這一決定，相信全港病人都會歡迎和支持，因為正如會長麥列菲所說，這名醫生對病人幹下的行為是不可以饒恕的。據報道，這名男醫生，本屬年輕有為，但卻利用專業上的職權、利用病人對他的信任，在長達數年的時間中，持續對一些女病人進行非禮和侵犯，而且進行拍攝。一些女病人可能基於無知或對醫生的信任而亞忍，但身心均已受到

傷害則是肯定的。直到後來有人報案揭發，醫生才被繩之於法。

那麼，假如該名醫生非禮女病人的行為是事實俱在的話，那為何在法庭上可以不被定罪，可以成功脫身的呢？這其中，可能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包括證人的供詞、律師的辯護、不同的法律觀點以至疑點最終利益歸於被告等。類似情形，在法律上並不罕見。一些案例，從表面證據看來，被告是「水洗唔清」的，但經過一定的司法和法律程序之後卻可以脫身。對此一情況，只能說司法公正是應該被尊重的。但是，法律上無罪、司法上脫身，是否就等於這個人沒有做過任何有違良心、有損公義、有違專業操守與人格道德的惡事、壞事與醜事呢？答案就是否定的。

香港醫學會在這件事上做了一個很好的決定，這名醫生是失德、違反專業操守的，他不配再穿上白袍、不配再得到病人的信任，不配再得到社會的尊重，不配再被稱為醫生！

關昭

聚焦十八大 2012

逾百現任委員超過任職年齡 中委換屆 新人將過半

舉世矚目的中共十八大即將於8日開幕，大會將選舉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在黨代會閉幕期間，中央委員會是全黨的最高領導機構。從十七屆中央委員的年齡結構來看，將有100多名中委卸任，預料新一屆中央委員將有超過一半是新人。最近在黨政軍人事大調整中履新的一批高級官員，譬如國家計生委主任王俠、廣州軍區政委魏亮、貴州省委書記趙克志等皆是熱門人選。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五日電】

中共黨章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是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委員會執行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領導黨的全部工作，對外代表中國共產黨。

中共十七大於2007年10月21日選舉出了由204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五年當中，先後有于幼軍、康日新、薄熙來、劉志軍四人被撤銷中委職務，王新憲、焉榮竹、王學軍、王建平四人由中央候補委員遞補為委員，填補遺缺，保持了204人的規模。

專門班子考察「兩委」人選

根據本報記者的統計梳理，有超過100名中央委員已經超過65歲的最高任職年齡，退居二線，在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擔任各專門委員會的副主任，一般不會再連任中央委員。而按照前幾屆的做法，年齡超過63周歲的中委，也通常不再提名連任。故此，新一屆中委的更新比例超過半數已經成定局。

人事工作是中共歷次黨代會的重要內容。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兩委」的人事工作，包括推薦、考察、提名各個環節，向來在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進行。譬如中共十七大之前，胡錦濤早在2006年6月，提前一年多就在中南海召集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專門班子，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直接領導下負責「兩委」人選工作，並派出60多個考察組分赴各個省區市、中央部委、中央企業及金融機構、軍隊各大單位進行考察。

中央委員會一般由四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第二是各省黨政一把手，第三是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門首長以及全國人大、政協、兩高有關負責人，第四是軍隊各大單位軍事、政治主官。在十七屆中央委員會中，來自軍方（包括武警）委員達42人，佔到二成以上，顯示出軍隊在黨和國家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最近在黨政軍人事大調整中履新的一批高級官員，譬如國家計生委主任王俠、廣州軍區政委魏亮、貴州省委書記趙克志、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常務副書記汪永清等，都是新一屆中央委員的熱門人選。

非黨代會代表亦可當選

在此輪人事調整中，部分高官並不是十八大代表，如新任瀋陽軍區司令員王教成、南京軍區政委鄭衛平。實際上，是否為黨代會代表，並非是當選中央委員的必然條件。如十七大時，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房峰輝、廣州軍區政委張陽、瀋陽軍區司令員張又俠、建設部黨組書記姜偉新都不是十七大代表，但都當選為中央委員。並且房峰輝、張陽、張又俠三人近期同時晉陞解放軍總部首長。



▲11月5日，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西藏代表團代表抵達北京

新華社

代表抵京 傳基層聲音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五日電】距中共十八大開幕還有三天，西藏、青海、寧夏及江蘇等全國各地代表5日起陸續抵京報到。代表們稱，他們將積極履職，把基層聲音傳遞至中央。

十八大逾2200名代表涵蓋了經濟、科技、國防、政法、教育、文化和社會管理等各領域。

5日上午，來自西藏的十八大代表乘飛機抵達首都國際機場，亦成為第一個抵京的京外代表團。

西藏代表團共有28名，其中19名代表是少數民族。

西藏達孜縣塔杰鄉巴嘎雪村黨支部書記拉巴告訴記者說，當選黨代表不僅非常自豪，參加大會還要把村裡的發展和變化匯報給中央。「還要把黨的各項惠民政策帶回西藏去，把十八大會議精神傳達給鄉親們，讓大家在西藏生活得越來越好。」十八大代表、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口腔科醫生白瑪德吉說，在中共的領導關懷下，西藏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希望未來

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就。

入住酒店多近長安街

隨着十八大代表陸續抵京，北京十餘家代表駐地已做好接待準備。這些酒店大多集中在北京主幹道長安街一線，不僅方便代表便捷抵達人民大會堂，亦不會因駐地分散令交管部門採用過多的管制措施而「擾民」。

據接待湖北代表團的中國職工之家黨委書記楊樺介紹，為做好服務保障，酒店早早啓動了準備工作。楊樺說，身在接待一線的服務員都經過食品安全、消防安全、保密紀律和業務技能的培訓。北京市有關方面則力保消除代表駐地全部安全隱患，以最高標準為會議提供保障。在食品安全領域，北京二商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孫傑強調，會議重點直供單位東方友誼食品配送公司將加強對食品安全風險點的控制，嚴格標準，嚴格程序，確保產品質量，做到萬無一失。



▲任曉雲是十八大的26名農民工黨員代表之一，他已來京16年

農民工群體首亮相黨代會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五日消息：任曉雲是中共十八大的26名農民工黨員代表之一，對此他仍有些難以置信，「和當年離開家鄉來到北京的感覺很像」。

1996年，任曉雲從河北農村來京打工，進了一個垃圾糞便清運中心，一幹16年，幾乎每天駕着垃圾車從大會堂前經過，卻不會奢望邁入。

中共中央組織部有關負責人指出，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成為工人階級的主要組成部分，為工人隊伍注入了新鮮血液。26名農民工黨員進入十八大代表行列，第一次以群體形象出現在中共全國黨代會上。

中共十七大已有農民工代表，但數量很少，不能稱為一個群體。

2008年，三位農民工代表參加全國人代會，首次

進入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這反映了政治文明發展的趨勢。」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

農民工是中國過去三十多年誕生的一個特殊群體。在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億萬懷着夢想的農家子弟離開農村、湧入城市，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不可缺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他們大多拿着低廉工資，住在工棚和簡易房，難以享受與城市居民同樣的社會保障。

中共視自己為工人階級先鋒隊。中央黨校教授戴焰軍說，中共要在這麼一個產業群體裡發揮凝聚力、影響力，鞏固階級基礎，就必須讓更多人參與黨和國家重大政治事務。